

講古

往事中国

新编

古春风楼琐记

(台) 高拜石 著

【第玖集】

小曼的三个男人

——随小曼与翁瑞午之死

厕所里的帮夫运

——个地产大亨的沧桑史

海关洋掌柜

——黄浦滩上一座铜像的沧桑

作家出版社

講古

往事中國

新編

古春风楼琐记玖

【第玖集】

(台) 高拜石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02-50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9/高拜石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63-3176-4

I. 新…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0183号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玖集)

作者:(台)高拜石

责任编辑:王宝生 陈一铭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50千

印张:12

插页:3

版次:2005年10月第1版

印次: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3176-4

定价:25.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辑絮语

登高放眼“春风楼” ——趣味盎然读历史

王宝生

二〇〇二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台湾正中书局郑重而强力推出了《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系列丛书，引起内地诸多出版业人士的关注。在周浩正先生的热情介绍和帮助下，我们有幸取得该书的大陆简体字版权。

这是一套难得的具有丰富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能给人以深刻启迪的笔记文学巨著。作者高拜石先生，字嬾雲，又字般若，浙江镇海人，寄籍福州。斋堂名古春风楼，自号古春风楼主人。生于清末，毕业于民国年间北京平民大学文科，毕生从事新闻、文化事业，偏好历史研究。早年浪迹大江南北，与各地名宿耆老交游，寻访搜集了非常丰富名人轶事，对于清末民初掌故尤其熟悉。其间曾在各报章杂志撰文，出手不凡。返闽后及至迁台，历任《福建民报》、《新生晚报》、《华报》、《寰宇新闻》及《中央日报》等报记者、编辑及主笔，台湾省新闻处主任秘书等职。

拜石先生善属文，工诗词，长于近代史笔，《古春风楼琐记》洋洋三百万言，状写了自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近五百位各色各相人物，颇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



料,“论人记事,补史家之失,尽艺事之能”。拜石先生笔力雄放,酣畅舒展;学养深厚,纵横自如;屡现精妙之思,生花之笔,所引诗、词、联、赋,亦颇多佳构。全著之文学、美学品位甚高,又于不经意间透出了相当浓郁的社会风情、民俗韵味,既可见五花八门的官场怪状,又可领略三教九流的世俗风。拜石先生治史态度严谨,褒贬严格,在流畅洗练的笔触中,道尽近世百年风云。

《古春风楼琐记》原是其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在台湾《新生报副刊》的连载专栏,后应读者要求,结集出书,曾两次重新编排印行。新生报社第一次编辑成书十九册,出版后反响热烈,一时洛阳纸贵。一位细心读者将十余年收集的剪报一一比对,发现遗漏二十二篇,遂寄出版社,出版社喜出望外,旋即补编一册,合二十册出齐。去年正中书局对此书进行重新编排,对版式及内文进行了修订,新编三十二册,并对文中个别古僻字词加了注音及注释,俾便于现代人阅读。

二〇〇三年底,我社出版了此套书的第一批,即由台湾版十六册重新编辑而成的第一至八卷,此次推出的第九至十四卷(六册)为第二批,至此,此套书全部简体字版均已出齐。

由于此套书文字量大,涉及面广,编校工作比较繁重,故拖延了预定的出版时间,在此向期待此书的读者表示欠意。

二〇〇五年九月

新编·古春风



楼琐记（九）

目 录

登高放眼“春风楼”——趣味盎然读历史	1
屢杵权贵人——嫣红姹紫话吴癭	1
校订专门家——《缘督庐日记》作者叶昌炽	18
政商任穿梭——政海奇人李组绅的生平	38
末路穷王孙——朱明末裔延恩侯朱煜勋	76
小侯爷胡搞招商局——李国杰与《蠖楼吟草》	85
海上英豪——陈季良生平与庙街事件	90
小曼的三个男人——陆小曼与翁瑞午之死	112
诗情画意赛王维——南国红棉笔一枝	124
慷慨“介子推”——刘弼臣倾产革命	134
厕所里的帮夫运——一个地产大王的沧桑史	143
艺旦残梦——稻江名女人王香禅	153
赌博世家——一个赌徒汉奸的消长	163
纵横客——张、孙、徐的结合与“廊房之变”	172
成也奇计，败也奇计——孙传芳与吴佩孚之间	182
皇帝的墨宝——嘉平朔日开笔写“福”字	215
溜冰在中国——寒天冰戏溯古	219
海关洋掌柜——黄浦滩上一座铜像的沧桑	227
贤吏能员经学家——仁和才人谭复堂佚事	242



此之谓民之父母——陈蓝洲高逸夷澹	258
平民教育之母——朱其慧和她的平教运动	275
丘处机在北京——白云燕九忆燕京	291
流浪的古琴——李仙根好古笃旧	305
小王爷西游记——清末监国摄政载沣的一生	312
受诅咒的“伸手将军”——《梅楞章京笔记》 中之吉青纳	329
书画名人录——一九二一年前后江南书画家谈旧	338

屡杵权贵人

——嫣红姹紫话吴癭

某笔记谈吴彦复事，谓：

吴葆（按为保）初为朝鲜总兵吴长庆之子，其女弱男，即嫁章士钊者。袁世凯颇忌吴与南方党人有往来，乃利用美人计，以牢笼之。适吴恋名妓彭嫣与王姹，袁乃派阮忠枢暗中怂恿彭、王同嫔于吴为簪室（zàoshì，妾的别称），赠以厚币，嘱侦察吴平常行动。孰知吴根本为酒色之徒，无政治思想，日与方地山、袁克文流连章台，陈三立讥之为“酸儒不值一文钱”。未几，吴潦倒而死，方地山有一联挽之云：“心死已多年，地北天南都郁郁；魂归有何处，嫣红姹紫太匆匆！”颇为南北所传诵。

该笔记短短不及二百字中，除方地山一联尚能存真外，其余谬误百出，尤其把这个才志卓犖、有托而逃的吴公子，说得一文弗值，不可不为一述。

按：彦复名保初，又字君遂，号北山，后来因得黄癭瓢（慎）的名画真迹，自号“癭庐”，文艺界有称他为“癭公”的，与顺德



罗揆东同，因此有些人常把他们二人误为一人。

彦复是安徽庐江人，父吴长庆，字筱轩，咸丰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间，太平军势方盛，他的祖父廷香，在庐江原籍办团练，战败被杀，长庆以“难荫”袭“云骑尉”世职，年方十三，便率了乡团，投效李鸿章所领的淮军，相从征战，“孝勇”之名大著。

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随李鸿章在上海，那时太平军已是强弩之末，长庆以五营之众，克枫泾，进西塘，毁千窑，攻嘉善，收嘉兴，继而分兵援浙闽，迭克郡县，清廷赐他勇号，并着以提督、总兵尽先提奏。

后来捻众成势，他仍是跟着李鸿章转战豫、鲁、直等处，平定后，乃驻徐州。到光绪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授直隶正定镇总兵，仍留江南，旋擢浙江提督，调广东水师提督，但都没有到任过。

光绪六年，法越事起，长庆奉旨帮办山东军务，光绪八年朝鲜内乱，他又带兵到韩定乱，遂留汉城。

在韩两年，修治道途，救恤灾民，倾之以诚信，人皆以德目之。光绪十年移师金州，旋病死，清廷诏褒他的功劳，建祠给恤之外，赏以三等轻车都尉世职，由长子保德承袭，保初是次子，也授为主事。所以吴长庆到朝鲜，其底缺则是广东水师提督，称庆军统领，根本不是朝鲜总兵。

吴长庆虽起家武功，却能读书爱士，时称“儒将”，张謇、朱铭盘、周家禄都曾在过他的幕下。张謇曾有诗赞长庆：

隐然江表系长城，复见中兴汉广平。

嗜咤但闻威百战，须眉未觉异诸生。

纵横羽檄春移帐，卓犖图书夜启楹。

尽使风云求猛士，眼中衮衮是英彭。

袁世凯是吴的世交晚辈，到韩投依，吴留为随员，荐保“帮办营务”，与彦复年齿相若，是世兄弟之交。

彦复和他的哥哥，虽都出生将门，却不是虎子。尤其是彦复，性极颖异，而体则文弱。光绪十年，长庆在金州患病时，他才十六岁，渡海省视，刲（kuī，割）股肉和药疗亲，这消息传到国内，清廷寄谕褒孝，赏他一个主事。

长庆病稍瘥（chài，病愈），便命其赴北京，投已革侍郎、宗室诗人宝竹坡（廷）门下受业。

这宝竹坡自因娶江山船女参了官之后，贫至几无以自存，长庆历年都分些廉俸资助，竹坡对之谊无可辞，再则彦复也很好学，所以也悉心指点。

竹坡是旗下名士，纵意诗酒，常挈他二子（伯福、仲福），裹粮徜徉山水间，醉则长歌，继之以哭，彦复濡染久之，不仅诗如其师之清折闲肆，即赏花沽酒，游山玩水也和其师同其癖好。

陈石遗（衍）有诗调之云：

事事肖吾师（谓竹坡），姬亡屡哭之。

寻常诗已肖，尤肖哭姬诗。

盖喜纳姬、喜为诗，尤喜为长庆体之诗，师弟二人相同也。彦复答云：

鰕生百不肖，惟哭肖吾师。

哭肖诗不肖，吾师夙知之。

亦足解颐（开颜欢笑）。——语见《石遗室诗话》。

彦复与谭复生（嗣同）、陈散原（三立）、丁叔雅（惠康）有“四公子”之称。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他以荫补在北京刑部做主事，补山东司贵州司帮办，他的官职虽小，却能执法不阿。

其时刚毅为刑部尚书，自命刑名家。某次秋审，有裕董氏之狱，讞（yàn，议罪）已定了，彦复发觉其中有疑问，袖了讞稿面



见刚毅，持律力争，反复数回，谔谔(è，直言争辩)不下，至于将稿掷地，自褫公服欲出，刚毅大惊，狱终因而平反，有名于时。按例应擢直隶州，彦复欲得御史，以求发抒，不肯受。

及光绪帝下诏求直言，他深感时事日亟，朝政已面临非改革不可的阶段，遂闭门自草万言书。但他只是一位主事，这万言书须由本部堂官代递，方符定例。于是他只好带着去见刚毅，请为代递。刚毅当然要先看看他所说的是什么，一看之下竟给吓呆了。

原来他对朝政散漫腐败，居然毫无忌惮地侃侃直谈。这顽固颀颀的老官僚，本身就是被改革的对象，很不自在，便倚老托大的劝他不可随便乱说话。

彦复表示，既是应诏，便当直言，一意请他代递。这刚毅正为宫闱宠信的红员，怎肯代人受过以开罪于老佛爷，见彦复这样坚决的请求，便以很恳切的口吻想说服他，因道：“话不是那样说，老兄是勋臣世裔，现居辇毂之下，怎可以不留个自己的地步？敷陈时政是一回事，指斥朝局又是一回事，这中间便大大的有讲究了，仕路升沉，有如掌的反复，我为你的是你老兄将来的出处啊！如这样递了上去，以后老兄就难得有出头之日了！”

刚毅这番话，不特没有把彦复说服，反而激起彦复的气愤，把帽子拿了下來，甩在地上，狠狠啐了几口道：“老大人自做万代公侯吧！我这小官儿呢，也懒得做了。”

说毕，恨恨而去。

彦复弃官之后，到了上海住下。他母亲王太夫人遗资本来颇丰，但他是不愿享“太公蒸尝”的人，因此，他以之养士给孤。故乡有田四千亩，他舍为义塾，赈恤族众。他素性本好结交，此时更纵情诗酒了。

戊戌(光绪二十四年)政变后，谭复生被杀，陈散原被放，只剩了丁叔雅，与彦复并称为“二公子”。但这两个名士，也都很想做志士。

慈禧再度临朝，旧党报效麇集，政事益敝，光绪帝被幽囚在瀛台，旧党通电中外，将光绪帝形容得一息奄奄。彦复却不顾一切，作捋虎须的建议，电请“归政”。康梁在海外倡“保皇”之说，他也跟着奔走号召。

庚子（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唐才常以挽救时局为词，邀集在沪名流，在张园集会，彦复与容闳、严复、章炳麟、文廷式、宋恕、沈荃、叶浩吾、张通典、龙泽厚等数百人，均踊跃赴会。

唐才常、林圭在两湖的布置，相传彦复亦参与其事。但彦复于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下半年，确在过武昌的，在那时，他和张之洞幕中的沈子培（曾植）、陈石遗过从最密，石遗《答子培诗》，所谓“屡简吴郎益旧题”是也，彦复亦有《读陈石遗诗集，逐和其论诗原韵》之作，如：

客邸镇无聊，向人借书看。
游兴久已阑，吟侣亦渐罕。
暮携陈子诗，兀兀诵至旦。
珠玉随风翻，咳唾落天半。
咏怀追步兵，嗜酒过中散。
云梦偶相值，江湖游汗漫。
师门君所思，世途吾已惮。
虽有鸿羽仪，不及羊头烂。
泽畔放臣吟，楼头思妇叹。
词妥极艰辛，语妙益凄惋。
始觉涪翁豪，不逊临川鍛。
吾师擅风雅，薪传火未断。
救衰虽已迟，振靡或未晏。
谁为压卷篇，有人唱之涣。



庚子，唐才常的“自立军”在汉口失败，唐与林圭俱被杀害，彦复亦于此时赴日本，逗留一年始归。在陈石遗所写《吴保初传》里，曾说：

唐才常谋起事于汉口，相传保初与焉。兄保德惧连，将告密，去与保初妻谋，给（dài，欺骗）而坑之，嗣子炎世具以告，逃之日本，逾岁归。

当初造反，不只要杀头，还得抄没，也许他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哥哥，和他的原配合肥黄氏夫人，以保身全家为上，才拟出此下策。

但事实上，那时慈禧母子西奔，北京给八国联军盘踞着，吴保德的举发大概没有实行，黄夫人更或想把这野马般的丈夫拴住也未可知，而彦复听了嗣子炎世的密告，总怕给他们坑害了，便只好到扶桑岛去游玩一番，但此时彦复的经济状况似大不如前了。

到了辛丑（光绪二十七年）和议成立，帝后从西安回銮时，当年在他父亲“庆军”金州大营的“营务帮办”袁慰庭袁四哥，已由山东巡抚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袁世凯对这位世兄弟颇有照顾，对他曾有资助，听说他回国，叫他定居南京，不要住在上海，每月由北洋月汇二百元以供嚼裹。

吴彦复与名妓金菊仙的结合，颇有不少的人，说是袁世凯用的美人计，意在使彦复溺情声色，以免他再胡乱说话，指斥时政闯穷祸；更离奇的，说袁老四是嫉妒彦复再为世用，所以叫他的次子寒云、门客方地山，用脂粉来埋没这世兄弟的。温柔乡是英雄冢，许多人都逃不过这一关，何况是风流自命的公子哥儿？然而，这些说法，均不可信。吴彦复所纳两个姨太太，和袁世凯是没有关系的。

彦复自东瀛归来后，对时事更陷悲观，心情也益发颓放，举他

那时所为诗两首，如《前席》云：

劳生催短景，门巷昼阴阴。
香草纷姱节，灵修黯素襟。
烹泉然楚竹，鼓瑟叩湘灵。
前席何劳问，神州渐陆沉。

《饮酒》云：

屈宋留辞赋，杨朱泣路歧。
荒唐思楚梦，窈窕望云旗。
江汉春归早，潇湘雁到迟。
眼看人尽醉，安用独醒为？

从诗中的结语，便可见其心情了。一个有才气的人，到了无可发泄时，总会从另一个地方涣溢出来。与其说是“有托而逃”，毋宁说是“逃而得托”。

其时上海“长三堂子”有个叫金菊仙的，艳绝尘寰，雅擅文字，不乐与富商巨贾周旋，而与彦复一见钟情，读其诗更为倾倒，愿委身以事。彦复大喜，引为红粉知己，遂挈以归，更名曰彭嫣，彭，菊仙本姓也。陈石遗记其事云：

保初妻既无伉俪情，其姊买王姹畀之。彭嫣为妓，名于上海，曰金菊仙，善书、通文理，不嫁富人子，委身保初，保初狂喜，要陈三立、丁惠康诸名流作诗张之，桐城陈澹然为之传，以嗜鸦片，保初穷不能给，卒去。

这里可以知彦复有憾于他太太庚子年同意他哥哥举发的事，他的姊姊买一王姓女子给他作妾，但这王姹之宠不及彭嫣，在彦复未



死前，王姹已下堂求去。彭嫣事颇有可谈，而且在清末那几年，她的印艺和彦复同为时人所称赞的。

彦复有《子夜读曲》数首，录其五：

天香空中闻，幽梦花前觉。
何处是天涯，人在红栏角。

三五复二九，明月窥窗牖。
霜露露人衣，慎莫凭栏久。

摘花倩郎簪，坠露露裙湿。
莫便负芳心，堕欢难再拾。

瑶台风露多，休怨嫦娥妒。
月下可重逢，容状难如故。

猗猗兰蕙花，依依凤城柳。
花开柳絮飞，肠断一携手。

涉意成咏，荡魄回肠，不知金菊仙是否读过这诗，但彭嫣对彦复怜才之外，还有感彦复之情处，这在陈瀛一所写的《新语林》里，曾记有吴彦复与彭嫣一段关系，颇值得参考，兹摘录一段于次，且见他得彭嫣后相得之乐。

吴瘦公游沪上，恣情声色，所至车马喧阗倾一市。姬名妓金菊仙，菊仙咯血，为求医，及愈，菊仙感其情，键户谢客。一日，偕出，饮酣，菊仙从容请曰：君客况，妾所知，今时方六月，客遣妾金凡数千，至八月且万，请待此益君，可乎？吴笑曰：吾所欲者知己耳！他奚忧焉？菊

仙毅然曰：君若此，妾复何待？竟同车归。复姓彭，更名曰嫣。吴以书法篆刻授之，嫣名遂播公卿间。旋吴居天津，快快不乐，嫣则旦夕欢笑以慰之。居三年，貌益泽，癭公乃叹曰：吾得嫣，始知天壤间，有人生之乐。

彦复在宁、沪大约住不很久，便移居天津。他这次由南而北，有两种说法。陈石遗说：

若圈禁于天津焉，恐其及祸也。

另一说是彦复并不是想借袁的光，拟求自用，实在途穷金尽，欲作依人王粲罢了。

这两说，似以后者为近。相传：彦复至天津后，到北洋公署去见袁，那不学有术、奸而不雄的袁四听了，忙叫：“请！请！”

请到西花厅里，握手殷勤，至为亲热，问：“二兄此来，有何经邦妙策见教，抑是想一展抱负，小试身手？”

彦复笑道：“什么都不是，只是来向四哥乞食来的。”

说着，呵呵大笑。袁世凯一愕，也继以呵呵大笑。他知道彦复的来意，一个月送几百元，不论世谊之情，即此戈戈（jiān jiān，微小）的数目，北洋大臣的阔衙门是供应得起的。因此彦复住在天津确能生活无忧。

《散原诗集》里，有《过天津戏赠癭公》诗二首，是光绪三十二年丙午所作，诗云：

酸儒不值一文钱，来访癭公涨海边。
执袂擎杯无别语，喜心和泪话彭嫣。

彭嫣不独怜才耳，谁识彭嫣万劫心。
吾友堂堂终付汝，弥天四海为沉吟。



又有《方地山还自天津，过谈彦复近状，附一诗讯之》，时为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六月，句云：

方生南下话三沽，喜子连墙日夕俱。

尘土堆中详膺物（原注：君与地山皆好搜求彝鼎古币之属），觚陵彭外有微吁。

应驯红拂英雄气（原注：谓宠姬彭嫣），莫对阿辛裨裙图（原注：君新丧儿，阿辛为元遗山爱子）。

一别岁时同鸟翼，闭门真欲老潜夫。

两首均有惜其不遇之意，他们交情原是很深的。至诗中说他新丧儿，彦复没有亲生子，此儿原其嗣子炎世，字公木，有神童之目，读书过目不忘，诗才甚优，袁世凯曾保送炎世到日本习法政，以喉疾不治死，尚未成年也，彦复甚爱此子，不幸短命，伤感可知。

当袁世凯入枢府后，杨士骧继任，彦复每月仍由北洋致送五百元，供嫣、姪二姬外，和丁叔雅、方地山、陈孝威（浏）诸人，各有所娱。彦复、地山玩古钱，孝威玩古瓷，叔雅玩古琴及宋槧古本书，散原故于诗中及之。

彦复诗才横溢，兄事陈散原，比肩丁叔雅，在武昌时，与陈石遗拉杂唱和甚多，稿零落殆尽，石遗称他：

事事效法宝廷，为诗千百言立就；前后千百首，所存仅十之一二。

某年，郑苏戡（孝胥）入都，他忽向郑请业学诗，称弟子。苏戡平日不主张师弟子之说，坚决不肯。

庐江陈子言（诗），时从甘肃视学回，也在北京。这人比彦复长好几岁，生平无他嗜好，惟致精力于诗，每日攒眉苦吟，见人意极亲暱，而口吃特甚，越急越出不得声，他对彦复佩服至极，遂拜